



本报记者 张文利

父爱如山,深沉而庄重。投稿中,关于父亲的作品,总有一种沉默的力量击中人心。它们或许不像写母亲那般细腻直白,却字字千钧。人们用文字描绘着父亲坚毅的背影,记录着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关怀,以及长大后我们才读懂的深沉。这些投稿,是对一座座“沉默的山峦”的致敬,是在清明时节,将那份藏于心底的敬爱与怀念,凝成最庄重的诗篇。

父亲的收音机

父亲的收音机还在床头柜上静默驻守。那是一台老式的“红星”牌,褪色的中国红外壳落了一层薄灰,一根笔直的天线指向空中。父亲最后时光,是与它一同度过的。

起初,他只是用它听早间新闻。7点整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熟悉的《歌唱祖国》前奏会准时响起,他便在雄壮的乐声里缓缓起身,披上大姐为他买的那件新中式红色牡丹花开衫。后来,他下床的时候越来越少,收音机开着的时候却越来越长。

他知道我嫌吵。年轻时的我,总觉得那咿咿呀呀的戏曲、夹杂着电流杂音的播报,是世界上最无趣的背景音。只要我回家,他总会把收音机的声音拧到他认为合适的分贝。但我还是觉得吵,索性戴上耳机,沉溺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,用节奏构筑与他无关的疆域。父亲见状,目光短暂停留后又移开了。我们共处一室,却隔着

清明,是春风难停的念

四月,似一位温柔的使者
携着春天,轻盈地归来
它悄然站上父亲的坟头
春天虔诚地奉上
瞧啊,那一朵朵小白花
宛如纯洁的精灵,静静盛开

父亲最疼爱的女儿
在一句质朴的俗语里
也被春天深情地唤回
坟前,唯有青草悠悠摇曳
露珠闪烁着晶莹的泪光
还有那深深浅浅的脚印
似时光留下的浅浅诗行

阳光和煦,如金色的纱幔
轻柔地抚摸着逝者与后生
它像一双温暖而有力的手
将阴阳两隔的亲人



收音机 受访者供图

声音的墙。那时的我,还不懂得这堵墙对他意味着什么。他守着那台会说话的旧盒子,我守着我的喧嚣与沉默。

去年5月22日那晚,那是我最后一次,安静地坐在他床边,和他一起“听”收音机。我不再觉得那些老歌过时,也不再觉得那些广告烦人。在那些嘈杂的、平庸的声波里,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、无言的陪伴。

他走之后,按照老规矩,许多他常用的物件都烧去了。唯有这台收音机,母亲摩挲了很久,终究还是留了下来。“你爸听惯了的。”她把它轻轻地放回原处,用抹布擦了擦灰,“就让它继续在这儿吧。” 君羊

轻轻系起,在春风里和解
那娇艳欲滴的杜鹃花
我把它一一摆放在坟前
如同献上最珍贵的礼物
再斟上一杯醇厚的酒
让彼此在微醺中沉醉

一段小小的倒带片段
宛如蜷缩未展的嫩叶
那一小块隐秘的疤痕
四月的一次不经意回头
这些伤痕
似旧伤上新添的痛

任凭春风浩浩荡荡地吹拂
却永远无法抚平
这心底深处
那道刻骨铭心的伤

李举宪

怀念父亲

父亲生在旧社会,长在红旗下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,六十年代初,他响应号召,将一家子的户口从城镇转回农村。母亲起初暗自垂泪,后来也理解了他。

父亲二十几岁时,被派到全县最偏远的山区工作,担任人民公社社长。那里交通闭塞,他本就是农民出身,凭着满腔热血和一颗真心,与群众同甘共苦。山里人纯朴、重情义,他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后来,父亲调到交通较为便利的县东部区域,先后担任公社社长、书记。那时我正上初中,十三四岁,记得父亲特别忙。信息闭塞的年月,农民主要靠广播了解政策。父亲常常早晚在广播站开“广播会”,讲党的政策、病虫害防治、防汛抗灾。他蹬着一辆旧自行车下乡,看见农民在田里插秧,便把车往路边一撑,裤腿一卷,下到田里。

退休后,父亲回老家住在三间泥墙房里。村里老支书年纪大了,年轻人一时接不上,青黄不接。组织上请他出山,他二话没说,又当起了村支书。等培养出接班人后,他又适时退下来。卸任后,又被乡里请去敬老院当院长。

父亲乐观、和气,待人接物总带着一份豁达。他很少抱怨什么,也从不炫耀什么。他没享过什么福,却让我既敬仰,又愧疚。敬仰他一生干干净净、坦坦荡荡;愧疚的是,作为儿子,我给他的回报实在太少。

梨花年年白,松柏岁岁翠。父亲,我想您了。

陈建平